



城市英雄

——武昌首义世纪读本

罗时汉 著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序一

迎接辛亥革命一百周年

章开沅

辛亥革命时期那一代仁人志士是理应受到尊敬的。他们具有强烈的时代紧迫感和历史责任感，自动地肩负起祖国的安危，以天下为己任。多少人去国离乡，抛妻别子，牺牲个人的家庭幸福生活，追求祖国的独立富强。即使是远涉重洋，去国万里，他们也是日日夜夜关注民族的命运，时时刻刻倾听祖国的呼唤。他们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的先进文明，却没有迷恋于资本主义的花花世界，他们的思想、感情乃至整个生命都与祖国的命运融为一体。正如孙中山在1905年8月13日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大会上所说的那样：“中国土地人口为各国所不及，吾侪生在中国实为幸福。各国贤豪，欲得如中国之舞台利用之而不可得。吾侪既据此大舞台，而反谓无所藉乎，蹉跎岁月，寸功不展，使此绝好山河，仍为异族所据，至今无以光复之，而建一大共和国以表白于世界者，岂非可羞之极者乎？”生在中国是否幸福？据此山河绝好之大舞台，是奋发有为还是蹉跎岁月？这些提问仿佛狮子吼，不仅在当年有力地叩击着千千万万爱国志士的心弦，就是现今每一个真正的中国人，难道不也应该以此扪心自问吗？

当然，辛亥革命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尚属有限、民族资产阶级比较幼弱的情况下发生的一次革命，或许可以称之为一次速成、早熟型的资产阶级革命。是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与社会危机，为革命党人提供了千年难遇的良机，并且迅速把他们推上历史运动的前沿。但是他们准备不足，更缺乏必要的政治经验。从同盟会建立到辛亥革命爆发其间不过五六年，组织比较松懈

而且内部还存在许多较大的分歧，以这样的一个政治团体来领导中国这么一个大国革命，其困难之大可想而知。而胜利之来去匆匆，也是可以理解的。

人所共知，无论古今中外，新社会的诞生和旧社会的灭亡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都需要经过长期的、反复的、有时甚至是非常残酷的较量。这是由于旧社会虽然腐朽，然而毕竟早已形成一个完备的国家机器，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各方面占有绝对优势；而新社会则有一个从幼弱到成熟的漫长过程，同时也还需要不断总结经验教训，不断摸索前进道路，然后才有可能最终取代旧社会。因此，我们不能指望当年的辛亥志士通过一场并非彻底的革命，就能建成一个完美的长治久安的民主共和国。历史表明，他们是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他们的无可磨灭的勋绩乃是为这个历经百年的巨大、复杂而又深刻的社会改造工程开辟了新的道路。他们仅仅是走完第一步，他们也只能走完第一步，我们没有理由要求他们代替后人去走完第二步乃至第三步。

但无论如何，辛亥时期革命志士无愧为新世纪创造历史的英雄，他们和人民群众一起英勇奋斗，流血牺牲，终于推翻了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亚洲的第一个共和国，其历史意义不仅在国内极为深远，而且在亚非等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也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后世的人们把孙中山称作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二十世纪中国第一个伟大领袖人物；把辛亥革命称作二十世纪中华民族的第一次腾飞、中国现代化的正式发端。我们没有任何理由鄙薄自己的先辈，更没有理由讥笑他们的幼稚与失败，因为我们现在仍然是走着他们没有走完的路，何况我们的征途中也不断出现着失误与挫折。历史是一种集体记忆，其中包括经过反思而形成的经验教训，这种经过升华的理性思考便是历史的智慧。任何一个大有作为的民族都珍惜自己的历史，特别是善于从历史记忆中汲取无穷无尽的智慧。

政治革命的核心是政治体制的变革，君主专制制度早已寿终正寝，但家天下的潜在意识却很难断子绝孙。与清政府、北洋政府以及威权统治时代相比，我们虽然已经享有较多的民主，但作为真正堪称完善的民主制度尚有待于逐步健全。东西方国情和价值观诚然有许多差异，但是民有、民治、民享却是无可争议的终极追求，我们应该继续为之努力奋斗。

现今在商品大潮的冲击下，世风日趋于庸俗浅薄，人文学科（包括历史）日益受到不应有的冷落，这乃是世界性的人类文化危机。而对于弱势民

族来说问题更为严重，因为历史乃是民族的灵魂，没有自己历史的民族，虽存在也等于灭亡。正如一个犹太学者亚伯拉罕·赫切尔所说的那样：“我们是一个记忆永存的民族，一个忘记过去就无法认知现在的民族。”辛亥革命时期的大思想家章太炎早就说过：“不读史书，则无从爱其国家”，“不讲历史，昧于往迹，国情将何由而给？”他把历史称为“今日切要之学”，并且努力从历史遗产中寻求激发爱国主义的精神资源。

我在20多年前就曾提出：“辛亥革命不是少数人的事业，它是数以万计的知识分子群体共同发动和推进的。因此，无论是研究革命运动，或者是研究社会思潮，都不能把眼光局限于个别领导人，应该把视野扩大到更多的人群。”辛亥革命的爆发与胜利，乃是三股潮流合力作用的结果。一是革命潮流，一是立宪潮流，一是群众自发抗争潮流。革命潮流自然是历史的主要潮流，但风起云涌的下层群众的自发抗争，以及其引发的社会大动荡，毕竟是清王朝土崩瓦解的原始破坏力。也正因为有见于此，革命党人才把自己定位为：“实下等社会之托命而上等社会之替人也”；而自己的职责则是：“提携下等社会以矫正上等社会”，“破坏上等社会以卵翼下等社会”。

现在已有逐渐增多的研究者把眼光下移，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我们已经处于比较宽松的学术环境，可以获得各种各样的文献资料与口碑资料，为研究者从不同角度观察、分析辛亥革命提供了极大方便。当然，仅就一些课题而言，不是一两代学人所能全部完成，而这就是辛亥革命研究的魅力历久而未稍衰减的原因之所在。尽管半个多世纪以来辛亥革命论著早已是成千上万，即以有代表性的佳构而言也堪称车载斗量，但辛亥革命研究的进一步改进与提升仍然有很大的空间。有志者盍兴乎来！

首义文化是武汉城市文化的重要部分，它是地域历史文化即荆楚文化的延伸和传承。追溯荆楚文化的特质，有人用五句古语来概括，即“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抚有蛮夷，以属华夏”、“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惟楚有才，深固难徙”。正是这些文化基因熔铸了武昌首义志士的人格，从而创造了划时代的壮举。“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是首义文化的核心内容，这个词语最早见于老子的《道德经》，但用于群体之说源自武昌首义的志士，也符合荆楚历史文化的精神，可以界定为辛亥革命的特色，它所具有的现实价值，就是要敢于创新、抢抓机遇。首义文化将为愈来愈多的人们所认识，它不仅属于湖北武汉，而且也应成为中华民族

乃至全人类共同珍视的遗产和财富。

21世纪走过了它的第一个十年，辛亥革命暨武昌起义的百年纪念即将到来。这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庆典，也是这座城市的庆典。我将有幸经历这个伟大的纪念，在武汉和大家共同度过这一时刻。前不久我在武昌红楼作即席发言，我说，辛亥革命不是一般的革命，它在中国的土地上建立起第一个共和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身。武昌是中华民国第一个军政府的诞生地，武昌起义门被称为中国的“共和之门”。现在，中国结束分裂走向统一是大的趋势，两岸共同举办辛亥革命百年庆典是大陆和台湾、香港重要人士的愿望，两岸执政党的主要领导人都有这个意向。如果众望所归的“胡马会”能够实现，我认为最佳时间是2011年的10月10日，最佳地点就是武汉，最好就在这里！这样，武汉作为首义之区，将为两岸新的合作提供最好的平台，也将是武汉又一次作出的极大贡献。让我们的领导和民众一起，齐心协力，为未来的隆重盛典准备一个贺礼！

我的讲话通过《长江日报》报道后，经多方媒体转载，成了大陆学者第一次正式向国内外发出的这一声音。这是记者兼作家的罗时汉先生所作的报道。此前我知道他在进行武昌首义的研究，并通过写作来表达他浓厚的城市情怀和首义情结，甚感欣慰。在这本报告文学出版之际，我愿将所作旧文选辑于上，以资为他助阵并就教于广大读者，共同迎接辛亥革命百年盛典。

权为之序。

序二

乡邦之情与城市之恋

冯天瑜

辛亥革命百年将临，有关此题材的出版涌现热潮，精彩纷呈，各有千秋。谁能独辟蹊径，一新耳目，那就要选取角度、站在高度、挖掘深度。读者案头罗时汉君所著的《城市英雄——武昌首义世纪读本》，或许是以较佳的角度较好的表现形式完成的一部从未有过的“读本”，值得重视。

1911年10月10日傍晚，清朝湖北省垣武昌，位于城内黄土坡的新军第八镇工程第八营营房，发出几响清脆的步枪声，打破了秋夜的寂寥与沉闷。随即，一群士兵涌出营房，直奔武昌城中和门（今起义门）近旁的楚望台军械库，获取弹药补给，城外新军炮队也冲进原先紧闭的中和门。会合的各标营起义新军，推举队官吴兆麟任总指挥，当晚向湖广总督署、湖北藩署等军政机构发起进攻。长街、水陆街一带，枪声大作。与总督署邻近的“乾记衣庄”，店主助义军燃烧铺面，为中和门城楼上和蛇山顶上的义军炮位的交叉火力提供发射目标。顷刻，炮声隆隆，火光熊熊，映照着士兵前赴后继的身影。面对起义军排山倒海般的攻势，清湖广总督瑞澂凿开督署临江围墙，登上停泊在文昌门外江边的“楚豫”军舰，游弋于靠近汉口的江面；湖北清军最高指挥官、第八镇镇统张彪抵抗一阵之后，率残部退往汉口刘家庙，其他湖北军政要员相继作鸟兽散。

10月11日清晨，起义军在市民拥戴下，秩序井然地占领武昌全城。而被武昌方面枪炮声惊动的汉口中外居民，从江边借助望远镜，可以看到长江对岸武昌蛇山头的警钟楼上，平日悬挂的黄龙旗已被一面红地九角十八星旗所取代。武昌方面，起义军人蔡济民、吴兆麟、吴醒汉等与湖北咨议局议长汤

化龙等，于地处阅马场的湖北咨议局举行会议，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通电全国，宣布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并张贴昭示天下的文告《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黎布告》，武昌民众从布告落款处发现：署名都督的竟然是原清朝新军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黎元洪……

武昌首义确实是发生在武汉的最大历史事件。正如时汉在书中所言：“城市如人。一个人的一生可能很平凡，但总有一段岁月精彩难忘；一座城市，特别是有着悠久历史的城市，她可以有物质和人文方面的种种缺憾，但惟独不能缺乏非凡的经历，这是城市之魂。那么，辛亥革命武昌首义，无疑是武汉奉献近代中国的厚礼，使这座城市第一次在亚洲乃至世界以英雄气概而一举成名，这是我们城市永远值得自豪的宝贵记忆。”

时汉和我一样，都是武汉的“土著”，他是怀着对城市的挚爱之情来回顾并彰显这一伟大事件的。武昌首义是在两湖人脚踏实地的多年筹备酝酿下顺理成章的结果，特别在危难关头，起义指挥部不健全、起义领导人不在现场、起义日期又多次变更的不利情况下，本土的革命党人相率应命，主动响应，高度地发挥了革命首创精神。他们中大多数为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却勇敢地挑起了历史的重担，在烧毁旧王朝的火光中闪现出高大的形象。

自1895年10月孙中山率郑士良、陆皓东等举行第一次广州起义以来，兴中会、光复会及后来的同盟会于十余年间发动十多次武装暴动。这些反清义举的模式为：革命党在国外华侨社会筹集资金、武器，编组敢死队，对边境地区（广东、广西、云南）清方军政机关展开突击；内地（江西、湖南、安徽）起事则多半依靠会党。十余次起义皆称悲歌慷慨，然而势单力薄，全都以失败告终。惟有辛亥秋季的武昌起义，主力为被革命党争取过来的精锐的湖北新军，经一夜激战，一举夺占湖北省城武昌，首次建立起完备的、行使职能的革命政权，树立起推翻清王朝及专制帝制建立民主共和的旗帜，开辟了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道路。这场意义重大的革命遂以武昌起义爆发的辛亥年命名，而武昌起义也理所当然地被称作“辛亥首义”。

武昌首义事起仓促，带有很大的“猝发”性质。但这次起义能够吸引那样众多的新军士兵参加；刚刚成立的湖北军政府能够立即拿出一系列文告，将革命宗旨宣布天下；武汉三镇及湖北各府县民众能够那样迅速而热烈地起来响应革命；湖北民军在湖南等省的支援下，有力量同前来讨伐的精锐的北洋军周旋于江汉之滨、龟山之麓达四十余天，从而为各省“易帜独立”赢得了宝贵的时间……这一切既无法用“偶然性”一言以蔽之，反倒可以从两湖人为主体的革命党人的英勇卓绝中看到首义成功的“必然性”。

武昌首义决非一只从云端掉下来的幸运之果。百年之后，我们重温历史，不仅从认识上要有所廓清，还要对许多史实加以澄清。

蔡寄鸥可谓“辛亥达人”。他1954年出版《鄂州血史》时参照的书目已有40本，不可谓不多。但是他说：“关于辛亥革命事实，如八月十八蒋翊武所下命令的真伪问题、炮队命令之送到与否问题、工程八营与辎重一营之起义后先问题、宋锡全被杀之是否冤屈问题、海军投降与黎元洪之去函劝告是否有关问题、黄克强之主张放弃武昌与范腾霄之尽力抗争是否属实问题，这些事件，各书作者所记各不相同，也就是当时同志们之争点所在。”时至如今，有很多问题仍没有弄清。看得出来，时汉下功夫阅读了大量资料，是想力求还原历史真实的。但对有些问题只能诸说并存，既无法弄清也不必弄清。他的侧重点似不在于史海钩沉，而是更多地从人文地理的角度表现这场战争以及它给这座城市带来的文化影响。《阿拉伯简史》的作者美国人希提说过，“从文化史的观点来说，传述的重要性，并不亚于创作。”作为一个有良知的武汉人，时汉在这本书中调集了他对生养的这座城市的一世情怀，也表达了对它的认知和自豪。

“我寓居武汉三镇之汉阳江边，伏案写作。常常伫立窗边，看滚滚江流彼岸的武昌文昌门一带，想象着火光腾起的那个子夜，不禁喃喃：“武汉啊，你们有了了不起的故事，但你们没有讲……”（《中国大趋势》作者约翰·奈斯比特之语）

读着这样的自白，我的心里亦有些激动。我想，时汉在这本城市言说中是倾注了大量激情的。写作确实成了他的一种愉悦：在记述历史事件的同时也更多地表达了自己对现实的认识，包括对已逝风物的感慨。

从与他的交往及对本书的阅读中，我感到罗时汉君的乡邦之情与城市之恋，以及对辛亥革命民主共和的精义理解，作为业余研究者和写作者，这十分难能可贵。那么，读者诸君，如果您要了解辛亥革命何以在武昌爆发、武汉这座历史名城在近代有着怎样辉煌的过往，建议您翻阅这本才情兼具图文并茂的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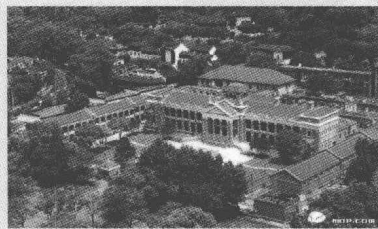
是为序。

目 录

序一 迎接辛亥革命一百周年 章开沅	1
序二 乡邦之情与城市之恋 冯天瑜	5



第一章 历史选择了武汉	1
1. 赤壁之战的通天大火照亮这里	3
2. 谁说此地“自古不帝都”	7
3. 张之洞使汉口成为近代“深圳”	11
4. 竞争最剧最烈的“东方芝加哥”	24
附录 读图：一只靴子踩着两块石头	30



第二章 百年前武汉城市风潮	32
5. 剪辫子成为新的时尚	34
6. 后湖征地与吴一狗事件	37
7. 和平请愿 此路不通	43
附录 红楼——武昌最美的新房子	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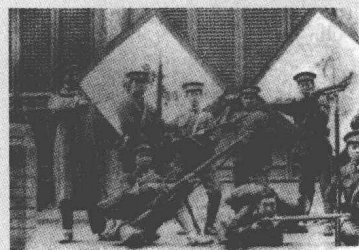
第三章 从自立军案到花园山聚会	51
8. 剃头匠泄密的自立军起事案	53
9. 鲜血没有浇红总督大人的顶子	57
10. 张难先下汉口结识胡瑛	61
11. 花园山上的灯光	64
附录 母亲·接阳·张难先	69



第四章 湖北人开始行动了	71
12. 科学补习所在武昌成立	73
13. 独树一帜的日知会	77
14. 叛徒出卖招致丙午之狱	83
15. “丙午”烈士慷慨悲歌	86



第五章 黑血金鼓造舆论	94
16. 《湖北学生界》横空出世	97
17. 宣传革命的进步报刊	102
18. 詹大悲与“大江报案”	106
附录 蕲春黄侃故居踏访	111



第六章 共进会与文学社短暂联合	113
19. 文学社集合了众团体	115
20. 共进会回国求发展	125
21. 共进会与文学社携起手来	131
附录 命途多舛蒋翊武	122



第七章 “八月十五杀鞑子”	139
22. 鸡鸣狗盗说筹款	140
23. 盗金佛三去达城庙	145
24. 刘公捐出五千元	151
25. 南湖炮队意外出事	155
26. 瑞澂紧急来设防	158
附录 夜走达城庙	1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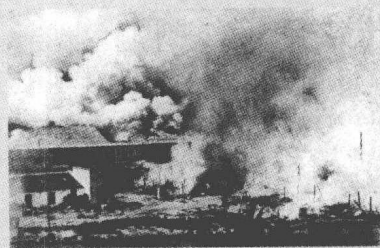
第八章 由哪个来打响第一枪	161
27. 炸药爆燃枪响之前	163
28. 三镇牢记彭、刘、杨	171
29. “三烈在前 我继其后！”	179
附录 宝善里炸药起火真相	169



第九章 小人物迈出了大步伐	182
30. 城外李鹏升点燃马房	184
31. 工八营熊秉坤功不可没	188
32. 吴兆麟出任临时总指挥	193
33. 别忘了还有个“蔡一炮”	197
附录 孙文钦定的“第一枪”	202



第十章 张彪负隅顽抗黎元洪委曲求全	204
34. 瑞澂打洞仓皇出逃	205
35. 群龙无首 谁来领导	211
36. 天上掉下来个黎都督	215
37. 清政府的紧急应对	222



第十一章 北军南下汉口激战	231
38. 刘家庙首捷	233
39. 英雄的可敬 叛徒的可耻	239
40. 市区巷战 黄兴仓促落败	243
41. 汉口被焚 损失惨重	249
附录 民军内部的冲突	253



第十六章 十八星旗高高飘扬	366
59. 辛亥遗址遍江城	368
60. 学生军及其后裔们	373
61. 相延迄今的同志会	379
62. “北沈南朱”话收藏	389
附录 城市文化的守护者 刘谦定	387



第十七章 千秋功过任评说	396
63. 百年著述留史料	399
64. 中华民族近代第一次崛起	406
65. 廓清什么是辛亥革命	409
66. 武昌首义的必然成功	413



第十八章 民国巨人等闲谈	422
67. 袁世凯：民国政局“非袁不可”	425
68. 黎元洪：有饭大家吃	432
69. 孙文：有个外号叫“理想家”	440
70. 黄兴：屡败屡战是宿命	449
附录 黎黄陂实为“黎大悟”	438

后记 感念先贤 讴歌百年	457
--------------	-----

插图 武昌起义图 汉阳汉口起义图 刘家庙战斗图 反攻汉口图 阳夏战争形势图
武昌首义及阳夏保卫战烈士名录 辛亥革命有功人员名单（282—283）

补白 “湖北新政”三大建树（20） 湖北武汉地区革命团体（82）
共进会与文学社究竟谁大（138） 刘公捐款新说（154）
见证武昌首义的老房子（372）

第一章 历史选择了武汉

长江蜿蜒日夜流，烟波浩淼水光浮；十里红尘迷夏口，鹤楼卓立在江头；隔岸琴台古，鹦鹉芳草绿。

晴川高阁几春秋，登临东望洪山塔，直欲参天势未休；多少英雄留胜迹，莫使古人笑吾侬。

清末民初流传的这首歌，唱尽了武汉的山川形胜和钟灵毓秀。这是一首很好的武汉市市歌，应该作为乡土教育教材永恒地传诵。这里的“鹦鹉芳草‘绿’”要读武汉话的“楼”音，既押韵，更亲切。正如《洪湖赤卫队》里的歌曲要用天沔口音唱才更原汁原味。

这座城市就是这样，它既具先天铸就的山川形胜，又有天人参会的欣欣气象。其品格特征则“上善若水”，为“茫茫九派”汇流之“中国”。亚洲



同治黄鹤楼又名大宝塔，是最后一座清代黄鹤楼，纯木结构。光绪十年（1884年9月22日）在“灯初挂壁日沉山”之时，因汉阳门外董家坡民房起火，这座仅存15年的高楼被烧成灰烬。1904年湖北巡抚端方在此建警钟楼。



上为汉阳晴川阁；下为汉口水塔对面的天一阁（不存）；右为始建于南宋的汉阳石榴花塔，最早的平民故事，据说关汉卿受此启发写出《窦娥冤》。

最大的河流长江和它最大的支流汉水交汇于此，仅此一点就足以称雄于世、傲然于世。因为得天独“中”，所以得天独厚。

清代顾祖禹曾说：“湖广之形胜，在武昌乎？在襄阳乎？抑在荆州乎？曰：以天下言之，则重在襄阳；以东南言之，则重在武昌；以湖广言之，则重在荆州。”这或许是从当时视野来评点天下，实际上，武汉的地位后来已然超乎于襄阳、荆州之总和。

总之，俯瞰或更大视野地阅读这座城市，尽管不能获得全方位的视角，但是仍可能隐隐感到：武汉这个地方注定要发生惊天动地的大事，不发生是不可能的，那将会于天道、地道、世道所不容。

纵观历史，武汉的城邑文明可以上溯到3500年前，其显赫之始却在近代，辛亥革命使它一举成名。武昌首义中飙出了一座举世瞩目的中国“黑马”城市——它敢为人先、不负使命，以震古铄金的枪炮声，摧毁了自秦迄清的“宗法地主专制社会”，结束了2130年之久的“皇权时代”，让民主共和的旗帜首次高飘在龟蛇二山，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城市如人，有故事，有浪漫，有梦想。如果说人生有几步至为关键、最值得回顾，那么武昌首义无疑是武汉人一生中所走的最伟大的一步，也是武汉史籍中最辉煌的一篇。

1. 赤壁之战的通天大火照亮这里

还有一首沈心工作词、日本小山作之助作曲的《十八省地理历史》，在清末民初也很有名，它唱尽了关内十八行省的特点，其中11段、12段唱的是湖广两省：

溯湖北鄂王封址，继轨说孙权，赤壁一火盖世名，人物几更换。淞口铁轨汉口船，交通九省宽，黄鹤不归楼自在，胜迹古今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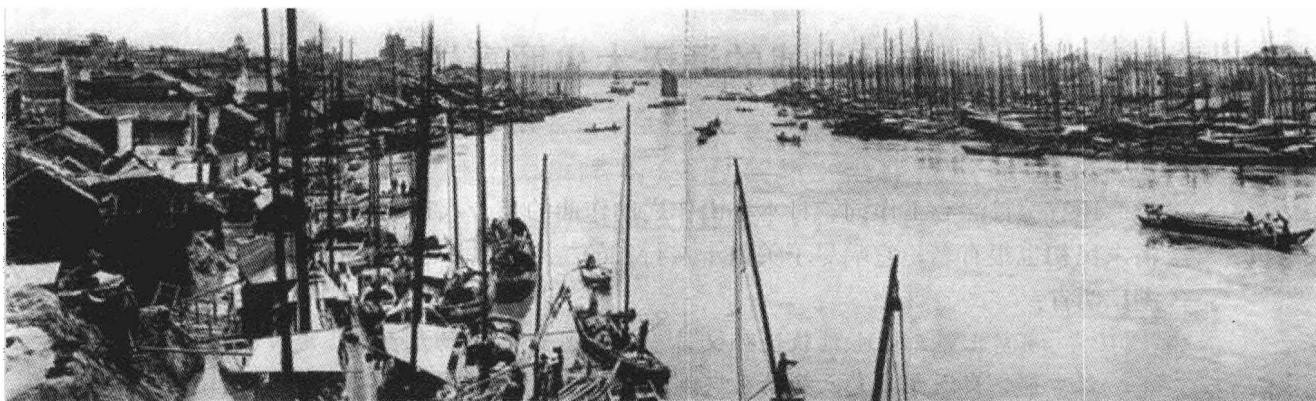
溯湖南纵横山脉，衡岳看巍然，湘资沅澧倾东北，洞庭湖水宽。秦郡汉国古长沙，汨罗吊屈原，艰难起义定中原，将军仔细看。

湖北湖南关系密切，元明和清初均属湖广行省，康熙三年才一分为二，各自设省，但仍归湖广总督管辖，民间简称“湖广”、“两湖”。曾有一首荆江分洪时期的歌唱道，“湖南那个湖北，好地方啊……湖广熟来，天下足啊……”将它们珠玉合璧。有一句谚语说，“江西的粮够全国吃一顿午饭，湖广的粮够全国吃一天。”长沙明初隶属“湖广承宣布政使司”等三司衙门，而这些衙门都设在武昌城里，故形成武汉比长沙要重大的概念。毛泽东1927年在武昌任农民运动讲习所教员时曾回到湖南，写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面有段话说得确切：“在农会威力之下，土豪劣绅们头等的跑到上海，二等的跑到汉口，三等的跑到长沙，四等的跑到县城，五等以下土



汉阳洗马长街的湖南船帮生活遗址。左为湖南会馆三块石碑，右为湘乡宾馆界碑。





长江，汉水孕育的城市，名之江城。

豪劣绅则在乡里向农会投降。”过去汉口比长沙高一等这不假，湘人到汉口多少有点从县城进长沙的感觉。辛亥志士李六如在《六十年的变迁》里写道，湖南平江他家族的人常到汉口去买东西。季曙阶是在汉口茶栈里“吃洋务饭”的经纪商人。“其师黄杏村是禀生，在长沙住过岳麓书院，并到过汉口一趟。大家都说他是眼界宽、见过大场面的人。”湖南的学生有很多求学于武昌都司湖畔的两湖书院，那里置斋舍二百余间，调取湖北湖南秀才，任掌教和分教的皆为两省名士。除经济外两湖地区文化的相融相通还可以从唐人刘长卿的诗中读出：“汀洲无浪复无烟，楚客相思益渺然。汉口夕阳斜度鸟，洞庭秋水远连天。孤城北岭塞吹角，独戍临江夜泊船。贾谊上书忧汉室，长沙谪去古今怜。”

武汉这座城市的成长非常特别，它由诸城特立到双城对峙再到三镇鼎立，最后合而为一，这在国内外几乎是绝无仅有的。

传说中的大禹是走进武汉的第一位英雄，大禹治水“西则岷蜀襄沔之众流聚焉。南则衡湘洞庭之巨浸汇焉”。其主要舞台在江汉之间，“禹乘四载，随山刊木，导水至于大别。”如果说大禹治水的中心地带和功成之处在江汉，这是一点也不夸张的，而汉阳的龟山（古大别山）可称作他事业



汉阳晴川阁下禹功矶摩崖。

的高峰。成书于周秦之际的《尚书·禹贡》最早记载了大禹“导嶓冢，至于荆山、内方，至于大别”，“过三巫，至于大别，南入于江。”清《日讲书经解义》等书记载：“禹先从嶓冢以浚其源，至于荆山、内方以旨其流，使由大别以入江而汉之源流治矣。”

——由汉水之“汉”，衍生出汉族之“汉”、汉朝之“汉”、汉字之“汉”及武汉之“汉”。乃至最后由“武汉”实现“灭满兴汉”，不能不说冥冥中有一种渊藪在里面。有人惊叹，汉水上游汉中与下游武汉分别为韩信和黄兴而设的两个“拜将台”，正好是中国帝王社会起止点的标志。一个是公元前206年的“亡秦”，一个是公元1911年的“亡清”，为将者“信”

“兴”呼应（有点押韵），皆由汉江一水相连，其“吾将取而代之”的精神一脉相承。

禹的时代，武汉这一片从属于九州中的荆州。最早的城堡，并不在现在的中心城区，而是先后散落在远城区的黄陂盘龙城和新洲邾城等。作为商代南土，盘龙城在3500年前出现，是武汉城邑文明的端始。

当华夏族在黄河流域主宰沉浮时，楚人在长江流域的汉水中上游，“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披荆斩棘，不断开拓。春秋时楚武王、楚文王时期，鄂（武昌）进入楚国的范围。大约在公元前223年楚国灭亡前的东周，武汉周边地区先后有城邑十余座。屈原是中国第一位诗人也是第一个到达武汉的诗人，他抵达鄂渚（蛇山附近），登大坟（龟山）望郢，行吟泽（东湖）畔。屈原、宋玉的楚辞是楚文化发展的高峰，相应地产生了楚乐，如高山流水。知音传说是发生在武汉的最早的中国文人佳话，是中华民族元典《列子》、《吕氏春秋》记载的故事，因而是世界历史“轴心期”时代最具深邃意



“乘鄂渚而返顾，遵江夏以流亡。”屈原行吟一直没有离开楚地，此为清代陈洪绶屈子行吟图。



汉阳古琴台。